

◆安庆地理

彭家湾

刘双五

彭家湾是桐城的一个普通小村落,原称高家湾,为高姓人家聚居地。现在居于此的彭姓,是六百年前明初移民自江西,初迁枞阳,再迁练潭,等到后来彭姓族人迁居此地,除掉村落外一些地方遗下高姓一些坟莹外,已没有高姓人居在此地了。称为“湾”,因有条小河在此弯成南北向的一道大湾。

“江南多文人,北地多武将”。桐城虽是个江北县份,究竟地接江南,山川灵秀、物产丰饶,江南移民带来崇文重教风习,学人名士,冠绝皖省。

既受这种风气浸染,彭氏族人中自然也人才辈出。旧时有公房公产,有祠堂。族长姓彭名小舟,是个满清秀才,居桐城北乡香铺街,生有两个儿子:彭之瑛、彭之琦。兄弟俩人皆幼承庭训,先是念了塾学,后又上了新式学堂,中西学兼备。长子少有夙惠,满腹诗书,又力行孝悌之义。他无意于仕途进取,一心钻研岐黄之术,被当地人尊为“儒医”。学识渊博,又常怀济世之仁心,医德义行影响了香铺街方圆十几里人家。因德艺双为,被遴选代表民国桐城县担任安徽省(某届)临时参议会参议员。抗战前夕那位长子与

县内一班磊落英多之士如孙闻园、方守敦、房秩五、马厚文等人都有或疏或密的来往。次子彭之琦早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。这所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,创办于1912年,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,1950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。

族长的这个次子抗战前远赴大西北,先后荐任民国政府甘肃省成县、会宁两县的县长,抗战前夕又荐任天水 and 定西行政公署的行政督查专员。这次子是个清官,为人豪情凌云,文武双全,官誉甚嘉。他在任内逸事奇闻,至今仍成为当地人口中口口相传的美谈。待到任满卸职归家,于家乡盖了三进木柱穿枋瓦屋,不卑不亢,一家靠二担六斗种田亩过活。

民国社会板荡,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。一个家族既可出精英栋梁,也就可出大憨巨暴。

八十年前,桐城县西南一隅,必可见一个身材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皮肤白皙,面目清秀,像个文人或者像个教书先生的年轻人,平常着青布长衫圆口布鞋子,身手矫健,见人客气,面带微笑。此人姓彭,初通文墨,家中兄弟三人,他

排行老二,从小过继给他三叔,由他三叔抚养长大。他公开的官方身份是当地的保长。

这些只是表面,暗地里此人心狠手辣,作恶多端,令人发指。

他一个远房老表,是这彭家湾附近汪濠人,姓汪。一年腊月,做生意过年回家,挑了一副竹篾箩筐,竹箩筐有夹层,里面藏了一年所挣钱财。行至中途天色已晚,迎面撞上彭某和他几个下脚(注:当地人称手下人为下脚),下脚抢劫了钱财,押着那个人到他面前。彭笑笑地问他:“你认识我吗?”商人见是他,以为没事,也笑笑地说:“怎么不认识你,你不是老表吗!”他听过这话,摆摆手,不再说什么。下脚心领神会,当场就挖了个坑将那个人给活埋了。另一次他将一姚姓富户杀死,拿个铁勾将尸体悬挂在这人家的堂屋木梁上。防仇家报复,他家住屋围竹篱笆,挖地道,通小河边竹园。他进出的门开在邻居家。民国37年,即1948年7、8月间,他被仇家劫杀于一条涨满河水的小河的木桥上。这年彭家湾一户人家,半年内有三副棺椁出门,两副里面躺着的是病死的,另被抬出的一副棺木,里面躺着的,就是被仇家劫杀的,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那一个。

解放后社会安定,彭家湾人生活平静如水,近年由于城镇化,这村子已成为一个半荒废村落,可能要不了几年,即同中国目前千万个乡村一样,就会因为无人居住,从地图上消失。

◆儿女情长

香草

史良高

常常是春夏之交的清晨,母亲坐在梳妆盒前,用刨花水仔细打理她一头乌黑细长的青丝,轻梳云鬓,盘上发髻,插上四根银钗,几支碧绿青翠的香草就悄然斜倚发髻之上。一缕淡淡的幽香就在那一个个晨曦初露的早上嵌进我的记忆。

母亲不是不爱花。我家后园里,除了几畦时鲜青蔬,篱笆上、花钵里、空地上,遍植牵牛、木槿、栀子、月季、蔷薇,还有端午前后盛开的宛若牡丹的端午锦。栀子开了,母亲把它们摘回来养在水碗里,满屋幽香袅袅。端午锦开了,她一支一支地摘了,送给左邻右舍的闺女们。也有婶子大娘发髻上插着大朵的端午锦,富贵艳丽,美得耀眼。母亲皮肤白皙,容颜端庄,倘若别上一枝,一定温婉可人。然而,母亲就是不戴。

后来,我对母亲不爱戴花做过种种揣测。是性格使然么?也不是,母亲性格随和,温顺娴雅。在小镇,与别的母亲不同的是,她有一手娴熟的机器织袜技艺,男袜女袜童袜三寸金莲袜,她样样拿手。这样的技艺在那个年代女性中实属凤毛麟角。早年,父亲经营南货店,母亲一边代客加工,一边购进洋纱编织成品出售。那个春天,屋后的竹架上晒满了鹅黄、雪青、粉红、湖蓝,有如《菊豆》里的老杨家染坊。下架的成品都无一例外地贴上南京一家联营厂的“仙鹤牌”商标,从街后的水府庙码头直抵金陵。母亲和父亲配合默契,节衣缩食,其乐融融,几年之间竟也有了自己的临街铺面。只是可惜那年除夕,邻家祭祖,烛台上的蜡烛引燃年画,将刚刚入住的新房付之一炬,让母亲捶胸顿足,元气大伤。解放初期,百废俱兴,城里的袜厂广招熟练技工,来人拿着厂方红头文件,许以高薪,多次登门动员母亲携机器去城里上班。她不想去南京,那里太远,芜湖、安庆可任意选择。母亲真的动心了。她向往城市旖旎的生活,她要做一个城里人!可那时父亲工作在外,看着家中几个嗷嗷待哺的黄口小儿,她的心顿时软了,软得低到尘埃里,只留下满腮的泪。最终,她把厂方留下的红头文件和自己的想法和泪默默地吞了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,母亲告别了及腰长辫,将云鬓挽起一个髻,她要孝敬公婆,相夫教子,做个标准的贤妻良母。

常常是春天,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种子,在屋后的园子里辟出一小块空地来,将种子撒进泥土,经过一场一场春雨的滋润,香草就在尘埃里悄悄长出一株株嫩苗来,淹没在满园的青菜里,与苋菜、绿菠无异。它既没有幽兰香艳,没有牡丹雍容,没有秋菊雅洁,也没有腊梅孤傲。掐一支在手,不见浓香馥郁,有的,只是一种似有若无的清香。那种淡淡的香,却丝丝入脾,入心,让人久久难以释怀。

离家以后,我就没有再见过香草。我知道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株钟情的植物,母亲钟情的便是香草。

有一年在皖南民居的窗台上,我无意中见到了那翠翠的裙裾在风中摇曳。要不要讨几株带回栽在盆里呢?想想还是作罢。因为母亲生前说过,女人的香草戴在头上,男人的香草种在心里。

◆家庭影像

三代人的书橱

查显者



长沙景灿装饰设计有限公司

黑》《悲惨世界》,也记住了“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、“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,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”。

我结婚时要打些家具,父亲征询我的意见,别的全由他定,我只提出要一书橱。式样是自己设计的,上下两个部分,下半部分是父亲书橱的放大版,上半部分是三层隔的书架,可分可合,合起来2米多高,漆成很醒

目的黄色。女儿读书时,想买什么东西,只要不是学习必需品,我一般都用“拖字诀”。唯有她大学毕业后,说房间里要置一书橱,我爽快地答应了,并且很快和她一道去店里选购。书橱买回家安起来占了一整面墙,式样简朴大方,浅色调,有柜有抽屉,特别是上半部分一排玻璃门,书放在里面既能隔灰尘,从外面看起来也排列整齐。我一直觉得这是我家家具中最亮眼的部分。